# 影印宋藏遺珍

第三函
函十冊

#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 暨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僧那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三十祖璨大師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潤州法融禪師 道信大師法嗣　智巖禪師

智威禪師　金陵曇璀禪師

宣州玄挺禪師　潤州玄素禪師

舒州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鵲巢道林禪師　天台雲居智禪師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五臺巨方禪師

兗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洛京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益州保唐無住禪師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利帝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辯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

旣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
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
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
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
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
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
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
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

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度江日下可憐雙
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讖佛教
隆替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
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
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
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
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

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无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六宗所一一詶問彼尊者聞師指誨各各開悟懺悔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

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坐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

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妄其問荅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荅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旣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

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荅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荅曰若出世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
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
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己開悟懺悔王聞
規戒泣謝于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
被謫投崖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
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坐
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
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貧道誓處

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



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

叔慈悲遠來軫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
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
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即令太
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懺悔云願罪
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
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
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

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旣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奉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

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荅曰
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
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
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寓止于
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
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士也久居伊
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

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至人
乃往彼叅承師常端坐面墻莫聞誨勵光自惟
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
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夜大雪光堅立
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
求何事光悲淚曰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
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

非忍而忍豈以小智輕心欲冀眞乘光聞師誨
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乃曰諸佛最
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師遂因
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
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
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覔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
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三詔師不下
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

繒帛等師三讓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
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
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
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
皮尼摠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
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
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

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
大士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
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可曰請師指陳師
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
代澆薄疑慮競生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生但
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

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娠及長

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不事
家產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
山依寶靜禪師出家終日宴坐經八載於寂默
中倐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
匪遥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翊日覺
頭痛如剌其師欲治之空中聲曰此乃換骨非
常痛也光遂以白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矣

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
林達磨大士必汝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
法傳衣至北齊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
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
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
得師曰我與汝懺罪訖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
和尚巳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

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
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
二也師器之即爲剃髮宜名僧璨於光福寺受
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達磨
菩提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
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絶聽吾偈曰
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儁通究墳典年二十

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爾手不執筆永捐世典唯一衣一鉢一食一坐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

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
無邪是有邪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
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甞有一刹那頃斷
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
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
行自得度世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

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荅之二祖大師命筆迴

示曰備覩來意皆如寶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
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
異當知萬法即皆如然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
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
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榮陽人也姓張氏始於
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畜二鍼冬

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蚤
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
破柴製履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
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邪
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曠曰不可測也師
持鉢聚落隨得隨散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
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

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
殊乖大理故常齎楞伽經四卷以爲心要後於
陶冶中無疾坐化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
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
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
常處積十餘年時人無能知者有沙彌道信年
始十四來禮師曰乞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

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
勞九載後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
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内
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
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
至席者僅六十年隨大業中抵吉州值羣盜圍

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
衆望雉堞間有神乃相謂曰城内必有異人不
可攻矣稍稍引去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
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
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
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邪荅曰
性空故師黙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

毋所乞令出家父毋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歧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蘄州來叅謁師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

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經八月師告衆曰正法難解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付衣法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坐神秀者學通內外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

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秀上坐所述能曰其偈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邪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

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迨夜乃潛令
人自碓坊召能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
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
旨以爲敎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
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
八世至達磨届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
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
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

無情旣無種無性亦無生能跪受衣法啓曰法
則旣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
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
汝身不復傳也
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
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一日歎曰儒
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落髮

入牛頭山幽棲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
四祖大師遙觀氣象知彼有奇異之人乃尋訪
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郍箇不是道
人祖曰阿郍箇是道人僧無對祖遂入山見師
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
何人心是何物師便起作禮曰大德識道信禪
師否祖曰貧道是也師曰因何到此祖曰特來

相訪師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遮箇在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遮箇在師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

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

日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
從何起妄情旣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
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
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大業中爲郎將
常以弓挂一濾水囊累立戰功年四十出家谷
中入定山水瀑漲怡然不動後有昔同從軍者
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旣見因爲師曰

即將狂邪何為住此荅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
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
人感悟歎息而去
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師嘗有偈曰莫
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僧
慧忠偈荅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
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
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慧忠偈荅

日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吴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缽以終老焉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甞一日有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玄眞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

往衆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僧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

無風月四山流又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也師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曰爲什麽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眞空外木馬嘶時

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蘂間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眞法寶也師感悟乃誠之曰汝秉流而

行逢徑即止師遂抵臨安見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回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起立師曰何以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

杭州鵲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

名香光後詣長安屬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盤屈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人亦謂鵲窠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

會通遂領悟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
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
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
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
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
不得白遂作禮師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

士壽八十有四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有僧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

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
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甞見
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
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
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
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師曰
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

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
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
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汝即應念清淨性
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
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
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
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

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

北宗神秀禪師者邪舍之藏誌去良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捨愛出家尋師訪道遇五祖乃曰此眞吾師也祖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武后召至

內道場供養命於舊山置度門寺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執弟子之禮師有偶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嵩嶽慧安國師邪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絕婚姻打牀添六脚心祖衆中尊荆州支江人也姓衛氏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已意曰

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

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額信受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初出家聞六祖受衣法追至大庾嶺求法祖曰不思善不思惡又問曰更別有密意否祖曰與汝說者非密汝若返照自巳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曰與汝同師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秀師問方師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

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能制伏鬼
魅故得降魔名焉後遇北宗秀師問曰汝名降
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師曰有佛有魔
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
空何境界之有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晚成法器乃

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皆覩之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放曠郊鄽時謂之騰騰

和尚唐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
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
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
皆不受又令寫歌詞傳布天下其詞並敷演眞
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
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
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

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号爲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再禮而没僧等問師云竈神得什麼徑旨便生天師曰

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僧等無
言師曰會麼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
僧等禮拜師曰墮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
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
月處空無不見者難盡伊語脉豐問云未審什麼
人盡陀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又僧侍立師乃曰
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

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師又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瞋恚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一日有異人者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

於人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汝尚不能如是焉能生死吾耶神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額援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甚昧止求師戒師即爲張坐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

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

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謑㚕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

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
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
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即
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
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
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謂
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

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

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師曰東巖無樹北岫有之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昏夜喧動願師無駭其夕果暴風吼雷棟宇摇蕩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師謂其徒曰吾没後無令外知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公問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

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又問曰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鵶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鵶去

云何言聞師乃告大衆佛法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又問曰何名第一義師曰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

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别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巳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旣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又問曰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

滅不滅旣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
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滅即無縛無縛即
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
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无上菩提無有是處公
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
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
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

淨無爲無相活鱍鱍底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讃踊躍而去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以上缺九紙）

日汝達書了速迴吾[illegible]

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

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沈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云發時蒙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來參師曰什麼處來會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否師

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人姓杜氏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師後往衡嶽居般若寺

有沙門道一（即馬祖大師也）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塼於庵前石上磨一曰師作

石

（以下缺一紙半）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姓戴氏初到曹谿振錫攜瓶繞祖師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

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號眞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

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人姓張氏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慈悲開示師曰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天使為求佛邪問道邪曰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

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迴闕具以奏聞即勑令光庭詔師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

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有志明禪師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

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又有眞禪師問云道旣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也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妄生二見且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摠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爲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

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
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
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幻夢即悟本空彊立佛
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説無修無作偈
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
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
線斷一時休又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

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眞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揔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

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有達性禪師問曰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偈曰善旣從心生惡

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閙忽

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者信夢
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
無別路

婺州玄策禪師金華人也有智隍禪師者庵居
師問曰汝坐於此作麽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
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
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
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

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而始開悟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肅宗勅中

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隨機說法時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佗心慧眼帝勑令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佗心通邪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獮猻

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遮野狐精佗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問爲什麼不見國師仰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爲太近

一日喚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辜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云却道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作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遮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

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别時來雲居錫曰法眼恁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參師問什麼處来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遮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爲當扶背後

有僧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

問坐禪看淨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襄陽人姓高氏年十四謁

六祖祖曰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佗曰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而退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貌奇虎視引舌過鼻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

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

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竪起拂子師云只遮箇爲當別有百丈抛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揑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

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
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
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
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迴來舉似師師云汝
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
依前問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師云向汝
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
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

荅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荅汝了也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遂辭出門師召

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遮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叅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抛家散走作什麼我遮裏一物也無師遂禮拜

問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覔師於言下自識本心踴躍禮謝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隨問隨荅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譚對面非佛而誰又問師說何法

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
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
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
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
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解
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
德說看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
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
却迷僧再禮拜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
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
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
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
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

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踈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

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
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
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
錯師曰律師未辯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師
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
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
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狂狗趂塊

師子齩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

大智眞如豈無變易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有源律師來問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揔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

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是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

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
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
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
揔是法身鬱鬱黄華無非般若黄華若是般若
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
如人喫笋應揔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
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

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横自在無非是法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

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
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
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
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禮謝而去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曰如何是西來祖
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
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

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見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大蟲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

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䆁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

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
何用射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
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
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
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
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
拽來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

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拽西堂作忍痛聲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僧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是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遮箇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又曰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遮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

荅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云佛體本無爲迷情妄

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

即向洑道洞山來叅方上堂師云巳相看了也
洞山便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巳蒙和尚慈
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巳相看處師云心心
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
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
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
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

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窻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山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

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遮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師謂

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麼生曰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潙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

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

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

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瞋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揔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

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
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
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
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
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
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
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
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

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麤食接命
補衣禦寒兀兀愚癡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
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
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
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
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
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

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佗時還與無縛身
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
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
具諸善得解脫否荅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
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荅云不求佛不
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
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

始名爲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法皆名解脫
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常沙無漏戒
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
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慞惶
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
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
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
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

車輦光明顯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
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
揔未定問如何得自由荅如今對五欲八風情
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
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
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
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

已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準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

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迴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

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

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爲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椸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脣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旣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

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叅暮聚長老上堂升堂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醻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爲飯頭主菜者目爲菜頭佗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幷別致喧撓之事即堂維那撿舉抽下本位挂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

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汙清衆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檀法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既安恭信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留法服後必悔之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辯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

矣哉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敘大要徧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傳燈玉英集卷第三

#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潭州靈祐禪師（懷海禪師法嗣）
洪州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禪師
潭州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福州神贊禪師

廣州和安禪師
洪州東山和尚

京兆孔辯禪師（懷惲禪師法嗣）
福州智眞禪師

河中公畿和尚
湖南景岑禪師（普願禪師法嗣）

荆南曇照禪師
終南雲際禪師

鄧州香嚴禪師　趙州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蘄州西禪和尚

池州甘贄行者　杭州徑山禪師 齊安禪師法嗣

福州正原禪師 靈默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 如滿禪師法嗣

杭州天龍和尚 法常禪師法嗣　五臺祕魔嵓和尚 靈湍禪師法嗣

五臺智通禪師法常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智常禪師法嗣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十五出家遊江西叅百丈太智禪師百丈許之入室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百丈起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

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有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潙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鑒兼窮地理諸方刱院多取決焉）對云潙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令喚典坐

來即祐師也頭陀云此正是潙山主百丈是夜召師
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
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
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衆下得一語
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缾問云不得喚作淨缾
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不
肯乃問師師踢到淨缾百丈笑云第一坐輸却

山子也遂遣師往溈山是山峭絕敻無人煙師猿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共營梵宇連率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甞咨玄奥繇是天下禪學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

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
爲澹泞無礙喚佗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
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眞悟得本佗
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
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刼習氣未能頓
淨須敎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
法敎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
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

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遮箇便是麼師云遮箇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仰山撼樹

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

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缾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麽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麽師云若恁麽何用更就吾覔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缾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度淨缾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麽仰山云只遮箇栢樹子師却指背後田翁云遮阿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

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遮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

客歇將一橛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
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潙山云今日二禪客
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
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潙山勘破仰山處
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
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圓
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

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圓了汝更與我圓看香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師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潙山僧喚作水牯牛喚作什麽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潙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㓜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

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瀑漲乃捎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師後叅百丈問曰從上宗乗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

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佗後不得辜負吾百丈
一日問師什麽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
百丈曰還見大蟲麽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
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摑百丈笑歸上堂謂衆
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
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
泉問什麽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麽擇師

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揔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底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州大安寺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良久云會麽公云未測師

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趂散云盡是

喫酒糟漢恁麽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佗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揔似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内無禪師麽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衆爲什麽道無禪師師云

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腦方辯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麽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

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冝自看遠近是阿誰面

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

圓聳其聲如鍾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

師云蒼天蒼天南泉又云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

即便會莫忉忉南泉拂袖而出師上堂云山僧

不解答話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

下坐歸方丈法眼下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摠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麽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埽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箒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荅

汝西來意沙彌沙彌即仰山也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後問潙山潙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曰出也及住仰山常舉前語謂衆曰我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上堂云汝諸人揔來就安求覔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趂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忘想惡

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所以安在潙山三十來年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覺潙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如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

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
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不敎傾側如人
負重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敎失脚且是什麽物
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覔毫𨯳即不見故志公和
尚云内外追尋覔摠無境上施爲渾大有雪峯
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
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

無刀斧痕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行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覷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師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佗故紙驢年去其師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師曰

蒙百丈指箇歇處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
師登坐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
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
離妄縁即如如佛其師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
聞極則事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
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禮底是什麽

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遮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耶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為禪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應

諸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
來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
邊是什麽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遮邊是什麽物
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
主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麽人師云三家村裏覔
什麽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麽
有小師行脚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

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遮打野漢清田和尚與瑫上坐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坐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麽生師舉起盞子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麽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

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去不得平白地
恁麽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
你恁麽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
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
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
磨來爲初祖曁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

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楊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帝曰云何名戒師曰防非止惡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設爲上根

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

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帝曰祖師旣契會心印金剛經

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
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
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
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
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
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
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
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

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
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
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
仍勅修天下祖塔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者楊州人也姓柳氏一日
示衆曰動容眴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
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

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髙懸未照時後值武
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形處處新皇
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
身其二曰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
況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
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黄葉止

啼錢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

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

等諸人向什麽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

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

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

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麽不得師

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

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坐如何

是坐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師遣一僧去問
同叅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
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麽生會云不可更别
有也僧廻舉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
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
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
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

化裏有客來謁師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師曰黄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題未曰未曾師曰閑題一篇無妨僧問南泉遷

化向什麽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却騎要下却下僧問南泉云貍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爲什麽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貍奴白牯爲什麽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

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荅虛空誰人親得聞
木叉丱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
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
向火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
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
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
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

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根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揔名一薄伽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礙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

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有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又有僧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麽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風火未散講華嚴僧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

云如師所說有何敎文師曰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又曰汝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眞金像爲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

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

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麽事相共商量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纔學得種種差別義終不代得自巳見解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又云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麽休歇但時

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伦籠罩始是學處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抵池陽參南泉值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卧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和

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異曰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虗豁豈可彊是非邪師曰知有底人向什麽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

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
將鎖於窻閒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黄蘗蘗見
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内叫云救火
黄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
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
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
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柱杖入法堂

夾山曰作什麽師曰沁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沁什麽師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云作麽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坐領某甲甲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坐眼師上堂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

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
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
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
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
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兎子
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兎子見驚
師云爲老僧好殺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
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

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麽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坐主講什麽經對曰講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麽義坐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大衆晚叅師云今夜荅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抛塼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眞徒勞没羽長慶問覺上坐云那僧纔出禮拜為什麽便

收伊爲鏨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麽問慶云向伊道什麽云也向伊恁麽道玄覺云什麽處却成鏨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鏨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卧不可揔成鏨子也且道遮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麽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麽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勘破遮婆子師明日去問路向什麽處去云驀直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麽去也師歸院謂僧曰我爲汝勘破遮婆子子也

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怎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遮僧勘破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合使郍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揔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等揔識

字法燈別衆僧去已知去處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

法燈別云莫謾似人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遮裏不曾見恁麼人有僧寫得師眞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眞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

念靜（法燈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叅師問什麽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遮裏作什麽僧云佛法豈有南北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板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

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
心還有荅話分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
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
舉師便舉前語僧指傍僧云遮僧作恁麼語話
師乃休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彴師
云汝只見掠彴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
橋師云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荅僧云
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

彴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掠彴師聞沙彌喝叅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遮裏若曾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曰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遮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師

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刧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麽作空刧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遮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麽作空刼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邪僧云玄之久矣師曰闍梨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

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半僧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爲什麽不現師云道什麽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麽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鵶爲什麽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麽語話院主却問鵶爲什麽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

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撿得出是上坐眼）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

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遮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遮莫便是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為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

師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什麽入地獄
師云若不入阿誰敎化汝一日眞定帥王公入
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麽王云不會師云自小
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
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間侍者問
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什麽
下禪牀師云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
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

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

池州靈鷲閑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與蛇畫足此是頓教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闍梨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麽明永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

何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麼着打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

諗曰什麽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麽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什麽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姓周氏上堂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

曰嘷嘷臨濟下二僧到叅方揭簾師曰看狗二
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驀按
钁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禮拜
擬問師與一蹋便歸院有一尼到叅師曰汝莫是
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
莫顛倒師便打師一日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
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捉得也

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

師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

力麤每日上山三五轉問汝時人會也無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

前僧曰爲什麽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

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不

會師曰東西也不會

日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遮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山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敎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麽處來僧曰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麽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何

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
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
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
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
沼摠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如招起拂
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
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

蹲坐僧無語宣州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缾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缾不得如今不得毀缾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叁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坐

面前云請上坐施財上坐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麽道爭得其甲錢却將去上堂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厨内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峯隔籬擲過納衣甘便開門禮拜又問一僧什麽處來僧云潙山來甘云曾有僧問潙山如何是西來

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坐作麽生會溈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去且歸溈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人姓錢氏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諲即徑山第二世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眞性諲聞茫然禮辭遊至溈山方悟玄旨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師嘗述二偈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栰未曾渡者要須船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覔佛只因如此便忘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

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荅偈頌（鳥窠章敘訖）常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鈎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示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凝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

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脩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

礙光明各各叅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竪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麽處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义每見僧來禮拜即义却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示之玄覺云老兒家放却义子得也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麽道理言大悟試説似吾看師對曰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巳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僧問如何是自巳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

言運照齊師後居鳳翔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